

• 西南联大文库 •

于坚文集·散文卷

火车记

于坚 / 著

 云南出版集团

 云南人民出版社

· 西南联大文库 ·

于坚文集·散文卷

火车记

于坚 / 著



云南出版集团



昆明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火车记 / 于坚著. — 昆明 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18.10

(于坚文集 · 散文卷)

ISBN 978-7-222-16774-2

I. ①火… II. ①于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25725号

责任编辑: 姚实名 苏映华 徐 霞

装帧设计: 人合图文

责任校对: 陈春梅

责任印制: 洪中丽

火车记 HUOCHE JI

于坚 著

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

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

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
邮编 650034

网址 www.ynpph.com.cn

E-mail ynrms@sina.com

开本 787mm×1092mm 1/32

印张 11.375

字数 200千

版次 201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刷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

书号 ISBN 978-7-222-16774-2

定价 48.00元

如需购买图书、反馈意见,请与我社联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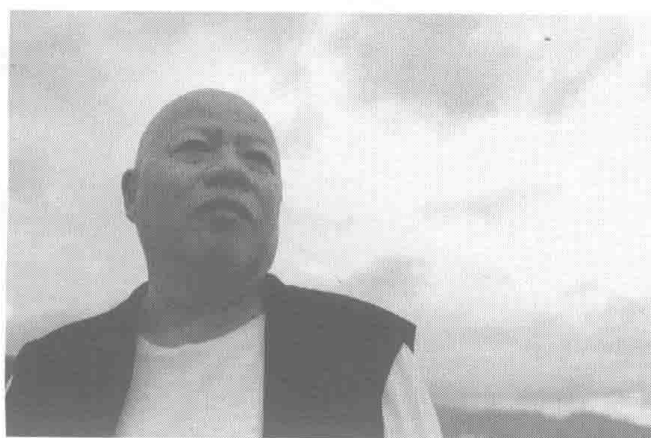
总编室: 0871-64109126 发行部: 0871-64108507 审校部: 0871-64164626 印制部: 0871-64191534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微信公众号

于坚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写作至今。著有诗集、散文集、随笔集、摄影集等，凡四十余种。曾获鲁迅文学奖、朱自清散文奖、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杰出作家奖等奖项。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。



“西南联大文库”编委会：

编委会主任：饶 卫 蒋永文

编委会常务副主任：闻黎明 何伟全 张 玮

安学斌 刘 坚

编委会副主任：殷国聪 崔汝贤

编委：杨顺清 杨 洪 何 斌 陈 新

郑勤红 张绍宗 尚 云 李永明

殷国聪 崔汝贤 李红英 胡 彦

邹建达 包云燕 张曼菱 李光荣

谢 泳 谢本书 杨绍军 戴美政

吴宝璋 余 斌 朱端强 余嘉华

陈朝慧 杨立德 于 坚 海 男

朱 曦 高建国

目录

游泳池记 / 001

开会记 / 023

装修记 / 058

治病记 / 107

住房记 / 138

翠湖记 / 179

火车记 / 204

看画记 / 222

绳子记 / 238

一日记 / 257

城市记 / 290

运动记 / 309

足球记 / 324

游泳池记

1

他在水里唤了我一声，裸体的男子，除了一条短裤，没有任何衣服、背景可以帮助我回忆起他是谁。那张脸像显影液里的图片，拼命要浮出来，但似乎早已显影过度，只是一片黑暗。他是谁？我肯定不是在他游泳的时候认识他的，那时他穿着衣服，是哪一类的衣服，暗示的是哪一类人物？是在什么环境中，某人家里？商场？医院？单位？我无法想象，这个男人现在只穿着一条游泳的裤衩，没有任何背景暗示的肉体，脱光了衣服，他一点身份的迹象都没有，而那身体是那么平庸，就是一

块肉，像吊挂在屠宰场的猪肉那样。没有什么特征，如果另一个人唤我一声，情况还是如此。这个人，我不能通过身体回忆出他，他和我的身体没有丝毫关系，我们是在衣服中认识的。西装？休闲装？但他是怎么认出我来，我也是只有一条裤衩。他显然并不确定，企图进一步确认，他从水里缓缓地游过来，渴望和我交谈，渴望通过一些词语继续试探。但我毫无把这张底片冲出来的兴趣，眼看他的身体越来越近了，我把脸转向别处去，他改变了方向，他并不确定他是否真的认识我。游泳池忽然变小了，我尽量绕开他，拖延那尴尬的时刻。他也在远处注意着我，我感觉我正像一张放在显影液里的相纸，被他翻来翻去，也许他已经知道我是谁，认出了记忆中那个裹在某套衣服中的裸体，但我从未裸体出现在此人眼前呀，因为和我有过裸体经历的人，我是不会忘记的，那印象总是会刻骨铭心。我终于没有能把这个男人的记忆从黑暗里调出来。我乘他不注意，悄悄地从梯子爬上岸，飞快地离开，但我还是在最后的时候把目光投向游泳池，立即再次与他迟疑的目光相遇，他咕噜了一句，好像是说，再游一下嘛，要走啦？我点点头，离开了，心里一阵轻松。我穿好衣服，来到街上，一个穿丝绸夹克的人经过我身边，我忽然想起来还在那

游泳池里泡着的男子是谁，他是何群的朋友，某年的夏天，我们曾经在一起打过网球。他穿着这种丝绸的夹克来到网球场，头发上抹着油，皮鞋铮亮。我以为他不是来打网球的，但他脱掉衣服和鞋，换了运动短裤和鞋，握着拍子走了进来。

2

他正在换衣服的时候，手机响了，他解裤子的手停下来，换了一个方向，伸到手包里拿出一个手机。打开，是哪个？他的脸于是慢慢出现了一种办公室的表情，我觉得那是一个副主任的表情。刚才他的身份难以捉摸，六十岁上下，提着一个塑料袋，灰色的棉布夹克，运动鞋，打扮在民工和机关干部之间，拿出一只手机就不一样了，看起来不再像民工。说起话来就更清楚了，慢的，听不出口气，听不出是肯定还是否定，没有立场。那边有人在嘀嘀咕咕，他听了好一阵，只说了两句话，你莫听他乱说，明天我过来再说。然后他重新穿好衣服，干燥地走掉了。

游泳池有洗澡的地方。许多人进来，把身上的那条裤衩也脱掉，拧开热水，开始冲洗起来。同时也亮起嗓子，开始唱歌。有的人真是唱得好，嘹亮，全浴室都可以听到。有的人嗓子不太好，也要小声地哼着，一边叉开大腿根，往那些毛上抹肥皂；或者把毛巾搭在脊背上，一边唱，一边上下拉着。这种情况是经常的，裸体，在澡堂里歌唱，没有人觉得不对。但在其他的公共场所，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，例如在超级市场，在邮电局、在银行、在大街上，在其他必须衣冠楚楚的场合，如果你那么做，旁边的人就会惊讶、愕然、夸张地望着你，你只有疯掉，才能继续这么做。

他洗完了，把淋浴位让给我。他没有关水，好意，方便我。我在小小的感激中钻到喷头下，立即被烫得跳出来，他的皮肤对水温的感应与我完全不同。那好意像学校的课文一样，在生活中完全失效，甚至损害了迷信

者的一生。

5

她在游泳池里显得非常自信，挺拔，焕发。她的身体丰满，圆润，白，没有赘肉。水池边上，她骄傲地瞥瞥旁边的胖女人。女王、公主，不看任何男子，她当然知道他们都在看她，像鱼那样向上腾起，一翻，插入碧水中，许多男子也跟着插进去。

但我知道她在单位上，被群众认为是最没有前途的一个，大不了就是生个娃娃算了。

6

从沐浴室到存衣柜，之间要通过一个公共的走廊。潜在的要求是，你沐浴后要去穿衣服，必须把短裤套上。但常常有人会忘记这一点，因为通常，沐浴处和衣服都是同在一处的。我看到一个男子，快乐地洗完澡，拿着香皂盒，甩着毛巾就去换衣服，忽然被击中似的弯下腰，

捂住私处，退回来，差点被水渍渍的瓷砖地滑倒。另一个人以为外面出了什么事，跑出去看，同样是猛一弯腰，捂着那里，退了回来。

7

温水游泳池弥漫着一种肉欲的气氛。水的温度使人有些慵懒，特别是在冬天。热气蒸腾，游泳者的脸都是红扑扑的。这种水温令人丧失意志。游泳不再有进入冷水的那种刺激，那种害怕或征服了冷所带来的快感。游泳的发明是为了征服自然的，它的动作是直线前进的。自由泳不适合与曲折迂回运动。在西方，游泳池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场合。锻炼身体、比赛，目的清楚。在中国的游泳池里面，目的并不明确，有人是来锻炼，有些人是来放松、有些人则是来玩，甚至有些人是来谈情说爱。温水游泳池比冷水更受人们喜爱。冷水的目的很直接，就是锻炼身体。所以冷水游泳池的气氛很正式，游泳裤，游泳帽，潜水镜，身体都力图更规范，几分钟游多少米，呼吸的姿势要进一步校正。等等。

温水的游泳池与锻炼身体无关，更像是娱乐场所。

红男绿女，缓慢地一条条浮起来，扒开温水爬过去，像一个饲养热带鱼的大鱼缸。一群妈妈悬垂着空掉的肚皮漂过去，像是正在腐烂的海带，左右飘摇着，努力要抓住什么离它越来越远的东西。关系暧昧的中年人在水里拥抱着。老妇人披散苍苍白发漂在水里面。一群退休的老同志站在齐胸深的水里面聊天，一面在身上搓着什么。一群少年在嬉水，打球，叫着，泼着水。有人穿着内衣内裤、也有全家来洗澡的，忘乎所以，搓起来。遭到呵斥，救生员不只是一要负责安全，还有防止搓澡。据说成都的游泳池里，尿素的含量竟然超过标准。我对所有温水游泳池的水总是满怀狐疑，总觉得这是培养细菌的温床。游泳池是西方人发明的，中国却有办法把它改造成类似澡堂的东西。但绝不是澡堂，里面也有跳台，但封住了，游泳池当局怕发生事故，赔不起，写了一个牌子：禁止跳水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这与在花园里写：禁止小便，意思是一样。

8

我在热气朦胧中恍惚看到游泳池边上站着一个穿黑袍的人。仔细看，才看出是一个救生员。他穿着冬天的

长衣服，他怎么救生？他在池子周围缓缓地移动，令我想起中世纪的修道院，那时候有游泳池吗？游泳池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游泳池在我的世界里出现，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事情。一个白瓷砖的露天游泳池，在翠湖的旁边建起来了，它成为昆明的一件大事。我记得在夏天的一个下午，老师带我们去了里面。所有男孩都穿着红布做的游泳裤，女孩子则穿着内衣和短裤，那时候没有孩子穿的游泳衣。水非常清，碧蓝色的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白色瓷砖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。从这时候起，游泳成了一件事情，游泳证，买票，一小时一场。经常买不到票，每次去买票都要排队，在开场前一小时就要去排队。而在此以前，游泳是在河流上，池塘和滇池。在那边，我们几乎不说“游泳”这种话，我们把游泳叫作“洗澡”。我相信人类先是要洗澡，然后才开始游起来的。在洗澡的时代，游泳是一种“洗”和“玩”，而不是体育活动，不是自由泳、蛙泳。我是在玩水的时候忽然学会了游水的，我最初学会在水上扑打，但是可以前进的动作，被上过游泳课的孩子叫作“排澡”，狗趴式。我先已经通了水性，慢慢才被蛙式、海豚式驯服。我们只是偶尔去游泳池游泳，那是一个要买票的正式的地方。而在我童年时代的习惯中游水只不过

是一件脱了衣服就跳下去的事情，我们并不重视游泳池，那是一个时髦的学校。我从未想到的是，二十年后，这个世界已经不能随便脱掉衣服游泳了，池塘消失了，河流上漂满垃圾，滇池成为脏水。身体唯一可以和水发生关系的地方，只有沐浴室和游泳池。而且，温水游泳池一个个出现，连冷水都渐渐消失了。对我来说，游泳是冷的而不是热的。是夏天而不是冬天。是室外、是蓝天和白云，而不是光线阴暗的室内。“世界变了，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。”叶芝说这话的时候，他大约想到的是一些巨大的运动，例如工业革命、蒸汽机什么的，他恐怕想不到“可怕的美”将从游泳池里诞生。昆明几乎所有的游泳池都成为温水的，不仅是在冬天，而且在夏天。如果要像过去那样在湖泊里游泳的话，你必须离开这个城市一百公里。经常有烤肉的香味从雾气里漂过，使人觉得是在肉汤里游泳。现在游泳池不仅游泳，也卖烧烤油煎的各种食物，围着池边还有许多靠椅、圆桌，出租麻将、扑克。最后还剩下两三个冷水的游泳池，里面空空如也，生意清淡。有一天我发现一个，进去，忽然想起奥登的诗来：“他在严寒的冬天消失了；小溪已经冻结，飞机场几无人迹……”长这么大，我还是一个人在如此巨大的游泳池里游泳。冰冷，安静。就像一个

热闹的时代结束了，只有我留下来，孤独地站在巨大的广场上。

9

冷水是精神的，与形而上有关。温水则充满肉欲。在冷水中，你得先在精神上战胜自己，你无法懒惰，你会想象一些伟大的念头来激励自己。你会想到锻炼身体，将来要如何如何，现在忍受一下。冷水造就的是坚强的意志，很适合革命家。走到水边，蘸些凉水拍拍。然后纵身一跃，寒冷立即收紧了你，但很快身体就会舒服起来，精神尤其愉快。冷水具有北方的气质，而温水却是南方的。这不是说文化，就是说水。在温水游泳，不需要什么勇气，甚至还比现实更舒服一些。并不太想动，只是想泡着，而且越来越没有离开的勇气，就像是泡在温柔之乡。这就是美好的生活。美好的世界今天在全世界似乎都越来越明确，就是最好什么都不要动。冷热交给空调，走动由轮子负责。人就是看看、吃吃就行了。甚至性交也可以虚拟。这就是美好的生活，不需要冷也不需要热。温的。